
名山藏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嘉靖臣一

楊廷和　費宏　楊一清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仕提學副使廷和年十三舉鄉貢成化中先春成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方歸娶已授簡討弘治初皇太子出閣以侍讀遷左中允久之以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爲孝宗所知太子即位爲武宗陞少詹事二年陞詹事與學士劉忠同列講筵終講進規上退問劉瑾曰講書耳何意盡而

語不了瑾對二人不堪當改南廷和遂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尋遷南户部尚書而上忘之一日朝退問何久不見楊學士即驛取如故改兼文淵閣大學士三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廷和美風姿沉靜詳審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雖時露榀迫而强敏可屬大事李東陽知而重之時時語人曰文翰之長吾或一日經濟大才必須介夫雲南貢奏蒙化土知府不法劉瑾欲逮繫之東陽心知不可未有以對也廷和從傍應曰雲南荒服之外故與中州殊治土官見羈縻足矣急之恐變東陽深然之安化王寘鐇反廷和曰寧夏人昔爲寘鐇所脅不與者十九不得一言總諭其心將謂朝廷欲盡殺之毋爲安化制

釁也請出榜文慰諭慶宗室及寧夏人民東陽從其言榜至寧夏大悅劉瑾伏誅內官多所連逮廷和曰劉瑾挾權亂政諸監局朝夕禁內脅不順承首惡旣除附麗之徒槩謂交通恐人人自危也須瑾籍得奏疏兩郡王壽詩詩皆泥金書武宗怒曰天潢之派而通閹人廷和請焚之曰宗室來求劉瑾不過請名請封請婚所干者恩澤所媚者司禮太監也瑾今名賊交譏與交通彼被此名或急而自盡恐無以安天下宗室心東陽曰是也遂洽廷和上書上是之悉焚所與往返文字

東陽病多委討廷和東陽既去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獨任內閣事司禮監張永既定安化王亂挾奇僇劉瑾內矜詡身欲得侯嘗捕得涿州男子豸其臂有龍文當誅反謬謂上欲封已先捕反者諸司禮皆來言廷和曰高皇帝祖訓內監局止四品未有侯太監范

璟曰侯者劉馬侯廷和曰劉永成耶永成歷事累朝出入勞勤且非其身侯也侯者姪子聚有戰功璟曰古亦有耳下議吏兵二部則何如廷和曰下廷議誰敢順上意變成法者張公璹安化王亂奏誅逆瑾天下莫不聞政不必假此爲功夫漢世一日五侯宋童貫至封王爵今何如也擬旨量與永襃勅加祿而已虜寇宣大命都督白玉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又命永同玉總制軍務太監張忠監督都督溫恭充副總兵俱聽永玉節制忠不喜劉永請異軍上許之下擬旨廷和謂散本官口兵權貴專九節度之敗可

鑒也且今諸將中有可與李光弼郭子儀比者乎散
本官復傳上意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廷欲忠受
節制即受不受即不受耳廷和曰命將討虜此征伐
出天子矣軍受節制故自紀律違者必敗旨不可妄
擬也頃之溫恭又請佩副將軍印廷和不可散本官
曰內府故貯有副總兵印若不可奚貯耶廷和曰我
朝命將多佩副將軍印佩大將軍者絕少近日撫寧
侯佩征威寧海保國公佩征延綏皆當事者失詳如
唐時李郭統兵權非不重第稱兵馬副元帥而已玉
佩大將軍印已非故事恭又可佩副將軍耶竟不與

上不親政好佚遊廷和時時進言於上也十年以父
喪乞歸持服不許三請乃許遂與弟戶部侍郎廷儀
並賜驛歸命葬畢還其秋遣中使捧璽書宣諭并勅
四川有司守促上道廷和再辭乃許終喪閣臣得終
父母喪自廷和始也次相梁儲曰楊公之匠吾所難
代請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滿期促之其時行
人在門府縣住俸同加催守遂以滿期還闕是爲正
德十二年上業出居庸關行邊且踰歲廷和與蔣冕
詣關請回鑾不報其明年上歸自訓威武大將軍捕
虜有功諭群臣旗帳以迎錢寧來逼者數廷和曰大

臣賜鉻國家則有旂常里俗施禮親舊則有旗帳君
尊如天孰敢瀆之上復使來曰朝廷道楊閣下而忘
一遣内臣兩遣行人守促之乎親在存問死即厚恤
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廷和曰臣懼臣懼以非禮事君
獨率翰林官不帳不賀上亦不忤也退謝病乞休不
許是歲上復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使居守其明年上
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中使持奏下内閣擬旨奬勵
威武大將軍曰上立待於教場廷和曰皇上凱還而
賀將士從征而賞亦無不宜云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總兵官朱是以臣率君也便納還之大閣張銳馳

奎復授前奏於廷和廷和曰威武大將軍故是何人
豈兵部所當奏捷我輩所敢奬勵耶手還銳奏銳轉
侵桀儲曰上待此而後入廷和復自儲手取還銳銳
恣然去已復來廷和曰必擬旨須兵部具別奏去大
將軍號但奬勵該鎮守臣乃可銳去復與錢寧來皆
泣曰上疑銳言公不悉今令寧來公萬勿讓廷和曰
事至大今不言何時耶二公第還奏曰楊廷和不可
既還奏上令回閣擬旨廷和與蔣冕執奏如初已奬
勵馮淸及鎮守官而已復臥病乞休再疏不允上欲
南巡中外籍籍宸濠且爲變皆不欲駕出諫者皆被

杖廷和亟謂司禮近侍曰上所繫重矣國本未建人
心危疑海内盜起而民困大江以南其人輕心且面
目衣服大抵相類非若腹裏人民易别識萬一奸宄
雜匿其間或泅淵鑿舟或遇風揚火或有藩王窺伺
僞爲迎奉誘至深宫日陳子女玩好於前用其私人
隨侍禁格我扈從一切不得近當此之時何擀可噬
諸臣懔此寸心有杖死者何爲宗社計踈幸爲廷和
轉言上也明日與梁儲蔣冕跪闕三日不得命張銳
出左順門廷和求轉奏銳曰此無與銳事公往豹房
自奏之廷和曰我輩知上在乾清宫而已不知豹房

公朝夕豹房所奏何事我輩殊不與聞我輩日票擬送上輒從中改不知手筆何人名爲大臣當部椽而已踰五日不得命上亦竟罷頃之御史蕭淮奏宸濠反廷和曰天下皆知寧藩欲反莫敢言御史言甚難顧形未露請如宣德中諭趙故事遣使慰解之使未至宸濠已爲變上欲親征廷和屢諫不納集議左順門廷和曰舉朝臣子受國厚恩亡補報今日正宜出力効死敢遺賊君父抑賊大逆不道江西之人必明逆順若大出黃榜曉告利害不旬日閒當亦擒之不煩上征也遂言昔太宗北征有太子太孫居守宣宗

征漢則有鄭襄二王大駕遠出將付何人因向諸司
禮口公等敢任之乎又向許泰江彬神周輩公等能
任之乎明日旨從中下又明日命書差遣威武大將
軍勅廷和曰車駕親征誰敢云遣逆濠僞檄正以朝
廷失政爲名稱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也假謂車駕
親征復有威武大將軍者爲誰誰貶朝廷爲此名號
誰書此勑興兵問罪先斬其人以奬王家則今日之
憂不在宸濠在此勑矣廷和有二頭耶司禮覆奏上
命蕭敬等十餘人及張銳錢寧連促之曰卿何沮撓
軍機爲廷和曰朝廷下命行事用勅車駕親征且勅

誰乎敬曰言之將一月矣如何尚理前說上曰今日
無勅汝可投死金水河無來見我廷和曰公不必死
死廷和一人耳公可入奏毋論一月仍待來年敬曰
公書公書我待公左順門廷和曰斷母相待張銳錢
寧怒上決意欲如此廷和曰天子有爭臣我輩亦決
意欲如此敬等皆去至午復來相率拜庭下連呼相
公相公廷和曰諸公貴人也何至爾廷和所知祖宗
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廷和
有死而已則又去至暮復來時暑甚敬等坐左順門
竟日使人送瓜廷和曰若勅不書無心可渴會上欲

使知行制誥者廷和薦尚書劉春春廷和鄉人上責
廷和私庇令回話廷和出閣有書勑進者而乘輿遂
行上行而宸濠已就擒矣上居南都更歲朔廷和頗
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上廻鑾者數十疏
皆不復省明年冬上歸而駐蹕通州名擬旨誅宸濠
乃入廷和言祖宗來議大罪必內閣處重因必市曹
古人受命於祖與衆棄之之意也皇上向者祭告天
地宗廟社稷下詔天下諭書親王然後南征罪人既
得未先祭告以復天地宗社之命未諭親王詔天下
以慰方內之心車駕在通遽行議罪非臣敢聞上曰

中朝大臣往往受宸濠賄有籍名朕備無先生故相
委若入京後我亦不得主張矣廷和乃擬進上勑諸
司禮授遺閤中廷和閉閤讀罷舉哀畢取皇明祖訓
示之曰當避兄終弟及之文急啓皇太后降懿旨以
大行皇帝遺勑遣司禮監文臣大臣各一人奉迎興
世子即皇帝位遂擬懿旨遺勑入啓皇太后出宣諭
時九卿莫預聞也廷和復摭一時所急及中外素不
便者請太后以大行未命行之豹房官軍悉解散使
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遠伯許泰兵部尚書
王憲提督之揀選團營官軍分守皇城四門及京城

九門威武團營官軍罷還營諸邊及保定官軍罷還鎮在所皇店管店官較諸邊衛軍門辦事官旗較尉諸邊鎮守太監留京者悉革遣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夷給賞使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諸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之是時平虜將軍江彬最横豹房官軍故彬所掌既解散提督團營彬故與孫太監俱又皆不得與京師洶洶江彬反矣安遠伯泰因邀王憲見廷和憲告廷和曰許安遠故與江平虜共事平虜又與張孫二公同提督團營今提督官軍獨用張許江孫必恨張

公殊不自安廷和曰團營根本也防守調發責當有專諸公主防守留孫與平虜主調發耳豈有他哉都督張洪爲彬遊說以探廷和曰外人之言江可防也廷和曰君疑江反耶先帝喜江驍勇留置左右若邑從巡狩內外文武一時不獨江江何懼欲反耶近年反者內有宸鐇宸濠外有劉七藍鄢皆隨起隨滅江內親外衆曾不比數假萌非望顧盼麾粉矣若能與諸公協力共濟嗣君至闕門辭爵當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掌兵策有出我書生握寸管無爲也是時彬已自疑稍分布腹心於東西

北安三門衷出裹糧備動息聞廷和言稍安然尚不出成服齊宿廷和投彬刺曰甚謝江公大事多賴彬喜乃出及題大行銘旌於文華殿司禮監魏彬張銳與大閹陳巖皆在魏彬者與江有連廷和知其稍文弱可動也屏語彬曰今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爲全美魏彬問故廷和因曰外議紛紛慮江爲亂若不早請太后除之貽憂嗣君亦公等累也公雖與江有連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古人大義滅親亦何不可銳從旁疾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彬擅引邊軍入禁擅立威武團營教場爲西官廳擅立鎮國府即一二足

死矣彬曰實然而銳救彬殊力廷和曰公毋護之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不念祖宗墳墓兄弟耶萬一嗣君中途聞變而驚公請保任廷和辭色俱厲陳嚴贊之曰且収得在廷和曰是也収在嗣君來或見寬赦冕曰了此然後哭臨廷和又曰與江同惡惟李琮神周兩人他無與也皆曰然即擬旨奏太后會其日坤寧宮安脊吻江彬被旨行祭俄旨出彬與李琮神周皆収而京師晏然其時世宗將發安陸心亦介彬聞彬擒無疑就道既至即皇帝位方世宗之未至也廷和日夜計度正德中奸人弊政皆

擬於登極詔書除之密書緘固及至廷和侍行殿令
蔣冕至其家取去函中緘家人不知何文書也黎明
進稿請批紅方鳴鼓日向辰文書房官來見欲去關
切中人者數條廷和曰數年來事有不行輒歸朝廷
今嗣君至便有此方知曩負大行多矣廷和今拜賀
新天子明即疏闕乞休且問皇上初至是何左右欲
更詔書也蔣冕毛紀皆力言文書房官將回久之鼓
鳴批紅猶未下廷和與冕紀亟趨華蓋殿後往來玉
除間寂不見人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使要文書房
官亟語之曰去去毋誤不者我輩且有言文書房乃

入奏批紅下詔出宿弊盡除中外歡慶上名見文華
殿與冕紀等並賜酒饌蓋自成化以來傳陞乞陞在
末軍旗較勇士軍匠人等久病猥冗正德中至三十
七萬二千七百餘人歲縻太倉尤甚廷和於登極詔
書裁革十四萬八千七百有奇省太倉歲百五十五
萬二千四百餘石被裁革者衆口騰沸日終日想終
日想想出一張殺八榜或相與咀呪卜其祿命曰楊
公何日死我輩復矣廷和朝有刃而前者上聞護以
百衛士名隨朝罷頃之論定策迎立功與冕紀並封
伯爵跡辭上荅曰卿翊戴朕躬擒逆消變贊新釐舊

備竭忠誠特加殊典以答元功宜勉承命延和辭至
四五上批答數百言益切最後命寫勅褒諭賜宴禮
部蔭一子錦衣指揮世襲猶不拜受上曰延和聽辭
伯爵朕心缺然其再蔭一子四品文職蔣冕毛紀五
品各一人世世承襲延和進二階冕紀進一階延和
復並疏辭上曰朕念國統危疑之際卿等協謀决策
同安宗社秉時擒逆不動聲色使朕雍容入朝中外
晏然弘濟艱難功勞茂著考之史漢文宣繼統皆加
封丞相陳平周勃楊敞蔡義等邑戶我太宗文皇以
尚書茹瑺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誠伯況大明

律人臣出將入相能除難盡忠者同開國功勳一體
封拜前封義不爲過重違雅志巳允所辭朕心缺然
賜宴進階錄廕文武稍示酬報宜勉承之毋過高潔
以傷朕懷廷和不得辭引疾乞休溫旨固留仍諭勿
再大禮議起廷和執宋濮議以證名斟面言不可者
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司禮太監奉命講論
三十餘反皆力持之而於上心稍不合矣兵科給事
中史道者外補僉事不自得知上移意廷和因言臣
頃在諫垣嘗指目楊廷和漸綱元惡草劾欲上爲其
所覺亟爾出臣臣誠無狀恐一旦得禍以憂臣毋臣

今封上原奏惟陛下賜臣致仕全臣母子微生因具
數廷和納賄專權且云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
阻諫不力興獻帝一皇字考字輙欲去就爭之廷和
疏辯上曰卿正學直道輔佐皇兄力阻護衛諫止巡
遊不附權倖不作威武大將軍勅書綵帳聞父訃音
速章乞制忠孝大節中外共知計擒逆彬功在社稷
更化以來知無不為朕心簡在豈可偶因讒陷之言
輒求退休史道所奏吏部亟參看聞吏部尚書喬宇
乞正道罪上下道詔獄訊治兵部尚書彭澤奏廷和
定策討逆忘身為國乃為史道所摭因數道奸邪上

下旨褒澤令自今選補科道必諮訪老成識治體者
大臣須奸貪負國有顯著罪科道官方得獨奏他皆
會章違者許僚長若堂上官參奏科道官謂澤因奏
道致上下旨沮塞言路連章劾澤李學曾汪珊尤極
論之上許科道官秉公言事如故御史曹嘉因言史
道劾奏即得嚴命廷和奏辯彭澤附勢具蒙慰褒良
以假師保之虛銜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
者竊弄威福之柄臣觀今日在廷伊霍贊尊龐劉交
望伏惟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示保全薄戒史道少
舒憤懣庶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韓文馬文升劉

大夏之風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竑鍾同林聰葉盛之誼廷和求去益力蔣冕毛紀亦求退數日輔臣無至閣者然上數遣内臣促廷和出而廷和益乞休上曰卿赤心爲國洞見朕志朕手足視卿卿何不腹心待朕廷和疏謝固辭稱疾上曰朕知卿忠非人能間再四宣諭猶稱疾偃蹇高臥朕甚疑焉陳乞無再廷和乃出頃之曹嘉復極論喬宇奸邪以廷臣五十人列爲四等坐連貶茂州判官而道亦貶金縣丞矣上漸脩齋宮中令内臣習經典科儀廷和言人君一身天下根本前後左右宜用正人陛下未即位時

臣嘗具啓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衣尚冠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内荅應掌官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一豫選若隨侍先朝曾經壞事者即退罷之業蒙懿旨施行陛下即位臣又極言異端邪說賷經亂倫亟宜痛絕條上慎始脩德十二事請懸殿壁齋醮豫絕寔其一端不意近者不時脩設恩賚倍常推求厥端皆因太監崔文引正德間小人張銳名下掌家管家及番漢僧道巧言惑誣夫此輩先朝壞事非一不意猶敢試探上心且夫梁武宋徽遠未具論即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光

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寺所
費不貲然皆身死家亡夫使福田可種利益可求比
年遠近亢旱風霾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消弭之流
賊騷動中原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掃平之陛下曷
不移行香拜籙之勞以涖經筵節脩齋設醮之費以
周窮匱正道異端心無兩繫陛下繫心此端臣恐疎
於聖經賢訓入告出順臣分宜然第微誠未至諄諄
之意未蒙嘉納是以敢昌言露章聳動天聽伏惟陛
下垂察上報旨嘉其忠愛然自此益疎居頃之內織
染局太監永乞如成化弘治間例差本局官付勅與

往蘇杭五府提督織造下工部覆奏不可科道官皆
以爲言廷和言今年直隷浙江等府水災異常額賦
尚莫蠲免更遣織造非惟逼勒逃亡亦恐激成他變
况所過淮楊邳徐諸州府水潦一望百里之內寂無
爨煙死徙流亡以數萬計幼男稚女秤斤而賣十餘
歲者止可得錢數十母子相視痛哭投淵官賑已竊
今秖麥熟尚須數月饑民勢必作賊何能坐而待斃
近傳鳳陽泗州洪澤饑民不下三千餘人刼掠嘯聚
將來事勢尚有不可知者臣叨輔導實切驚憂不敢
撰勑如果詇之止令鎭巡三司計處造進上曰累朝

事例也毋瀆擾執拗將九卿科道官皆諫廷和復疏
臣等俻員大臣素蒙體貌不意聖明一旦有此臣等
當引身求退以明不可則止之義展轉思維庶幾改
之臣非敢瀆擾誠恐陛下擾天下也亦非敢執拗所
執祖宗法耳臣等因考洪武以來並無織造之例
自成弘始憲孝二廟恤民節財美政殊多奈何他不
之法獨取此端爲例我祖宗朝諸所批荅盡從内閣
擬進正德閒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御批以
濟私慾者陛下登極之初罷鎮守市舶及看守珠池
等官不意今者復降前旨且出御批不知出何左右

撰呈陛下何忍墮其奸欺祖宗天下正德幾危賴陛
下旋定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弘百未及一豈堪更自
敗壞興言及此可爲流涕上曰卿言朕知業遣行冊
矣可矣廷和竟稱病不草以命蔣冕而冕亦遲之上
切責焉其明年再疏致仕許之賜馳驛命有司給月
米歲夫下吏兵二部論功世襲以聞言官交章請留
不報始廷和以登極詔書裁革正德中傳陛乞陛諸
武職錦衣百戶王邦奇者故傳陛千戶在削級中後
奏復舊又爲兵部尚書彭澤所裁怨而未發也上既
考獻皇母章聖太后邦奇因上書言西邊事謂哈密

失國番夷內侵孫澤總督甘肅時賂番求和及廷和
草詔論殺寫亦虎僊所致宜誅此兩人吏選大臣與
復哈密語在哈密記上　兵部勘狀未上邦奇復言
大學士費宏石珤俱廷和姦黨嘗夜過楊一淸所欲
爲彌逢廷和子兵部主事惇藏貯前後奏詞令不得
驗其壻修撰余承勛彭澤弟冲等交通請托上下惇
等獄命鎭遠侯顧仕隆會鞫之給事中楊言疏救上
怒幷逮言士隆言邦奇誣上切責之褫惇職爲民承
勛閒住調言外任費宏石珤皆爲致仕其明年明倫
大典書成以廷和定策自居門生天子謬主濮議特

革職爲民其明年卒以庶人禮葬縣之城西居十餘年上問大學士李時太倉之積幾何貯以足對曰皆繇陛下初年詔書多革冗員所致上曰此楊廷和功故不可沒廷和殊才非相器耳穆宗即位言官交請卹典下禮部議禮部言廷和性抱忠貞才優經濟相武廟於危疑訏謨默定翊先皇於初統朝政一新正始厚終庸勳卓著高風直節譽望尚流上贈廷和太保謚文忠命中書舍人往改葬賜祭九壇廷儀官兵部左侍郎子慎自有傳

郎曰大禮議起楊公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

尤我命也人之尤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有去而已及被廢家居言及受遺之際淚未嘗不簌簌下也彼亦有以自喜跡其時虛大位以四旬迎嗣君於千里梟𤞤在側摩牙礪舌楊公處之罔勃韓琦未足專也吳中徐學謨曰史道下獄廷和乞罷累旨慰諭可謂優渥乃請辭五六而不休至毛紀蔣冕林俊孫交彭澤喬宇相繼求去一時大臣未免高激成風失事幼君之體自後邪人伺隙離間新進用而老成削跡矣

費宏字子充廣信鉛山人少溫茂有文章如倒囊出

物而風水相遭登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時方二十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垂成矣以疾告其長總裁楊守陳謂宏書成當有恩叙不少待耶宏謝曰疾安能待也蓋修書故事不論前勞論最後錄名進御者故翰林中語曰經筵頭修書尾是衆也人稱宏恬讓正德六年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李東陽楊廷和梁儲同相年四十矣久之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亡何進户部尚書秩如故錢寧幸於武宗最用事宏不與通涉時時拒寧鬧請宸濠有異志求復護衛宏從中力阻之宏從弟編修寀之

妻與宸濠之妃皆婁姓宸濠復求交宋宋亦不爲近
用此錢寧宸濠並恨宏兄弟有詒錢寧御史余珊嘗
劾宋與宏兄弟也宏當國宋殊不引避者嘗以此譖
宋於上上詰宏一門兄弟胡爲並處清華使陳狀宏
自伏求去立許之宋亦附批致仕閣臣一辭許去前
未有也宏去錢寧使人道尾宏兄弟宏大臣也水陸
舟車有蹤跡不能自隱匿而宋微服乘艇一夜數易
泊以免寧難至臨清州宸濠黨縱火宏舟衣裝燬盡
歸家謝客宸濠欲與通謝絕之宸濠益憾會宏群從
有訟人魯城者宸濠偵知招引其仇家助之資斧令

据撫宏事入奏爲都察院所駁罷宸濠復陰使兇群
奸細入宏村舍焚掠宏室廬積聚發宏先墓扯雜摧
燒之宏走避之廣信宸濠復陰嗾兇群攻廣信城掠
宏從兄弟各一人去宸濠反宏與家謀起勤王兵會
王守仁徵兵諸郡宏爲廣信守令畫策而家爲廣信
所千戶泰遜卿作檄牙文其詞甚壯復從閒道見守
仁言討此賊宏合家惴惴謂必闔門被禍幸宸濠引
兵東下未及也宸濠平御史奏宏兄弟功科道官連
章上薦世宗即位旬日降勅起宏并名家既至加宏
少保明年修郊𫆀功予一子錦衣指揮僉事世襲宏

辭改檢正千戶及七品文職復辭大禮議起桐廷和與冕紀持之甚力公疏之外復有特疏宏知上心懸切附名公疏而已上心喜宏而張璁桂萼輩亦樂宏含容爲忠厚相紀去上命宏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孝宗實錄成宏以總裁進少師兼太子少師時故輔臣楊一淸自邊大帥召還前已久爲少傅宏超二等爲少師遂居一淸上又以獻皇帝實錄成進華蓋殿太學士支正一品俸當此之時張璁桂萼雖以片言遇主而翰林諸臣皆鄙賤之宏亦不能異也璁萼以詹事兼大學士貴顯矣而翰林諸役若

兩修實錄經筵日講主鄉試考教習庶吉士皆抑弗
得與於是璁蕚復恨宏甚於恨廷和憑藉上眷並手
而攻之矣初天方國使臣入貢上供玉石禮部主客
司郎中陳九川揀退過當使者奏乞蟒衣金帶不與
還譖怒罵通事士紳等而提督會同館主事陳邦偁
亦嚴束夷人禁其關市士紳等因詐爲使者怨詞譖
書以奏上怒下九川邦偁錦衣逮訊禮部尚書席書
稍爲九川邦偁解上責書無大臣敬君意士紳又奏
九川浼兵部郎中獬轉囑鎮撫司僉事潮及本奏郎
中字樣通事良臣聽大學士宏譯作蘭州九川因以

貢玉饋宏製帶上怒屢詰責錦衣雜問官展轉規避
者竟坐九川侵盜貢玉及番貨皮刀謫戍邊鄙邪僻
爲民降聰遠方雜職潮良臣罰俸有差璁萼遂以受
九川盜玉事劾宏宏言臣戀恩闕廷留滯旦夕璁萼
罪臣臣誠無辭誣受盜玉不恭甚耶臣先墓被發群
從見掠實繇逆濠恨臣沮其護衛而璁萼謂臣居鄉
不飭所致臣不能與新進爭勝惟有去而已上慰留
宏是時上方留心詞賦時時召宏與楊一淸石珤賈
詠於平臺賜詩命和閒獨召宏討論桂萼復言詩詞
小技聖人不爲徒令宏窺伺意指竊以厭服朝紳抑

宏招權納賄畏陛下察見假是結納自謀耳上曰詩
不妨政宏職論思朕合訪之璁蓦從此攻宏日甚宏
乞休而已上一再留宏璁恐上未省其前後四疏再
錄以上因極言宏子懋良罪惡一時憑陵排擊幾無
朝綱上雖寵璁顧亦不聽也其明年錦衣百戶王邦
奇誣奏楊廷和彭澤語連宏與石瑤瑤宏並求去許
之賜傳以行而大臣致仕恩澤皆弗予宏故以踈餞
寧禦宸　忠節著聞於先朝又寬和無競善引後進
諸後進皆悅之家居八年而張璁已更名孚敬列上
相矣久之移病去上念無與宏爲難五賜手諭敦促

還祖郎諸後進亦喜宏來也既至未朝遣使勞以上
尊御饌郎問曰卿家居久政教民物當必悉知郎以
陳奏宏請上謹進退重守令上曰善名見文華殿右
室賜銀圖書一文幷賜白金紗衣諭以盡心供職有
聞入告他日上御無逸殿東室召宏與大學士時曰
今日閑暇庶幾君臣同遊之雅命出觀殿宇殿東壁
書無逸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跋其後轉
觀豳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上所題豳風圖長
句東西小亭二壁上製文自儆兼述創造之故宏頓
首稱頌上因與宏論邊事宏對故事吏部推內地巡

撫會户部推邊方廵撫會兵部請自今九卿會推如
京堂例以盡羣臣下知人之鑒上曰善宏遂薦姚鏌
可總制上曰語吏部推之尋曰勿庸推即傳諭行上
令宏相地建西海水神祠宏賛上靡事不敬上曰敬
者聖學始終之要朕敢不勉因再三諭宏時盡心匡
輔宏勸上凝神聚氣保養聖躬上又諭恤民在用賢
朕簡用或未得人卿須執奏時曰頃臣宏至京舉朝
欣仰謂上委任舊碩至治可幾上曰舊臣卿若宏在
耳因賜酒飲出上立陞鏌定令推廵撫會九卿如宏
言是爲嘉靖十四年頃之卒年七十上震悼輟朝賜

謚文憲鄖典加厚宏恭順謚抑明習故事持重有體
最愛李東陽之言曰内閣機務重地四面俱要照管
不可任意圖目前故三入政府以功名終宋亦為禮
部尚書有文詞善將順上聽信之宏子懋賢宋子懋
中皆舉進士
郎曰張永嘉横身而批群臣之議氣蓋舉朝何有一
相而費公抑之奚怪遭其毒手嗣後永嘉為相盡出
翰林諸公别選六曹郎以入事固不可激也
楊一清安寧石淙人也字應寧其父景化州同知生
一清於州舍從家于巴陵正統中以奇童薦入翰林

院爲秀才道黃河河適一綫淸景遂以命之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成化八年年十八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一淸生而隱宮貌類寺人顧其文譽藉甚海内名士皆來從遊以父喪歸葬於京口即家於丹徒歷山西提學副使凡提陝學八年道德文藝隨能誘教口授經傳轉相傳說其持法挈蒙不少貸借既去陝人推其精鑒審別爲國朝提學最累陞南太常寺卿弘治中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一淸條上所宜及易置馬吏輙得施行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馬大孳牧十七年北虜潛伏河套間擁衆

入寇寧夏守臣失利遂入犯環慶固原寧夏陝西三鎮守臣交章告急兵部尚書劉大夏薦一清兼巡撫陝西經略防禦一清創平虜紅古二城垣瀕河一帶以捍虜其明年虜數萬入寧夏直抵固原時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從帳下輕騎五十餘自平涼趨雄諭計軍爲之節度而張疑兵以脅虜虜移犯隆德一清馳伏瓦亭使士乘城褁氈運發火炮響如萬數虜人以爲大軍至擊衆北走已延綏寧夏諸將數與虜戰輒復失利本兵議以諸鎮撫無專制不相爲援以至於敗復請設都御史總制陝西延綏甘肅寧

夏軍務開府固原命一淸爲之尋進右都御史是爲
正德元年一淸至詢訪當事與家居士大夫皆云戎
備廢弛行伍消耗倉廩空虛軍食不繼因以便宜
納易糴遴務漸充其冬虜復擁衆入套烽火絡繹一
淸揚兵耀武以待之虜不敢犯明春渡河北遁一淸
因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絶
寇警今宜因險而牆之上疏曰臣切見陜西諸道延
綏堡據險寧夏甘肅阻於河山虜或内犯受敵止其
境無腹裏之驚惟花馬池迤邐至靈州一路地勢寬
漫城堡稀疎虜或壞牆入環慶固原平凉鳳翔臨洮

鞏昌諸州郡必皆受寇是其中具漢土民根本易搖
薊牆或變膏肓腹心實在於此伏見成化之初邊牆
未設虜馳突河套亡忌其後寧夏都御史子俊先後
修濬河套無虜垂二十年世平人玩牆日薄以卑溝
日淺以夷弘治中虜壞牆入花馬魚肉內郡有輕邊
之心我軍連歲失利至其末年復自前道入寇連及
二冬上壓先帝使臣經略臣雖闇劣官陜有年頗究
邊陲之故當今中原有空虛之憂北虜無出沒之常
未虜而徵士則先費既虜而調兵則後虞兵集而責
事速則虜或止不來虜不來而稽時俟之則我以先

老是我終歲以虜自難而不得前計臣聞防邊之策莫危於戰莫安於守擇害莫如輕較費莫如大土木之害輕於殺掠勞費之役大於軍興河套蓋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燧百餘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其地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明初棄以資虜備於東勝失一面矣其後復撤東勝就保延綏則復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虜巢廣磧深山勢顧在彼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西人所以苦虜相尋莫之能解者也夫守於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連寧夏使方千里之套得以耕牧屯

四其中策之上者也力即不能莫若於延綏寧夏及一路邊防多方除繕虜至有以禦之數十年之後饋餉可省兵革不試東勝之議或者可復臣近行慶陽環縣歷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已與所司目閱口議似得便宜幸今河套無虜腹裏豐成民稍可用臣不敢偷一時安遺虜他人因條具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可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間守五軍用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寧塞營西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三百四十八步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三百四十九步險

崖峻嶁可剷削者三十二里三百五十六步可就爲墩臺數聯寧夏東路花馬池有守禦千戶所無險可恃虜至仰客兵可置衛興武營有守禦千戶所兵不足額可募充材官自環慶以西至寧州要害也而無備兵副使可增設韋州螺山有慶王冢園虜至擾掘奈何可抽僃慶護衛守之橫城以北黃河東南岸有墩三十六縣守石觜腰泉可脩築如故毋移入河西河西黒山營可投伏重兵如故毋移入平虜城上可其奏一清興築逡期而自巡功自紅山橫城未竟五十里邊匠苦寒怨且潰又劉瑾憾一清不先白已阻

尼之其年告休家居會朝廷分遣部使者覈邊儲使者奉命過當■■■■惟恐不甚於是自委吏以上至於巡撫無不得罪者而一清所貯芻粟充溢因陳浥腐尤甚亦坐是詔逮繫賴王鏊李東陽力救免一清多才好問有謀善斷邊事旁午羽檄一夕千許疏占指授悉中機宜所居止時演習營陣曰武侯衛公未嘗廢也時告諭諸將無事時常如有事隄防有事時常如無事鎮靜故其總邊無所廢失虜人皆聞一清名一清貌類寺人乃其肩髀隱隱有蟲痕如豐目虜人相戒毋犯三目楊公也有御史劾奏一清徒取

議論無行伍之能上使御史視軍中一清方與虜戰御史從行閒持戈欲落溲溺盡下一清使卒夾掖御史馬上指顧方略如平生一清出遇二盜發嚆矢鳴鏑來相去百步許使人謂曰楊使君謂君甚苦初亦壯耳而何自暴爲二盜大駭去一清曰此吾昔所視學時某生某生吾黜之令其人不得志乃從雈葦閒作亡賴子其洞樓如此安化王寘鐇反徵拜陜西總制與太監張永共出師且至寘鐇已就擒道與永計誅劉瑾語在瑾記既行視邊堡從紅山橫城閱舊築邊牆嘆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訪求營衛部領賢否

更置之罷邊軍繁重科差清革鎮守太監若總兵而
下所私役軍人軍將所據草灘湖地悉令還官均其
屯田之賦凡有征調軍士全隊而出無占隱者又請
調延綏寧夏陝西三鎮兵馬分道而進驅逐河西達
賊出境然後修沿邊舊守墩臺城堡以圖久久自劉
瑾用邊糧浥爛罪先後守臣守臣以故不復積貯軍
儲坐空一清多方召糴公私稍備尋召爲户部尚書
改吏部尚書起廢拔幽引用劉瑾所構陷者而給事
中王昻劾奏一清結好中官敗壞選法一清上疏自
劾更爲昻申抹十年命入内閣加少傅太子太傅大

學士武英殿尚書如故以言不聽用因災異自劾曰近日紀綱縱弛刑賞僭濫宮府異體用舍違宜讒言或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冑之流京師無藩翰之托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日譴告既以昭彰政事未聞省改臣調護莫施扞格難免靦顏在列將安用之有告錢寧匹夫讒言楊公謂公也一淸乞骸骨予致仕得唐許刺史丁卯橋而圃之詩奕琴酒其間王世貞詩水嘉鮑生奕者師十七人間當用手丁卯橋頭遇□相籍甚文章呼小友久之武宗南征幸一淸第樂飲兩晝夜一淸作閶門之歌有導

浙江者婉諫止焉世宗嗣位群臣爭言一清可大用至有比之姚崇者詔遣官賜金幣存問諭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四年虜大入關隴即家拜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溫詔褒美比之趙充國馬援郭子儀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也大禮議起張璁桂萼疏論考所生一清貽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易矣時在朝群執人後之說璁萼勢方孤附以一清語聞上上心知一清也相廷和冕紀以爭禮去位上名一清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

子太傅入閣上方勵精圖治中外事一咨委焉大學士費宏去位一淸薦起故相謝遷從之六年套虜大入提督尚書王憲大敗虜上歸一淸督邊先功加特進左柱國兼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兼支二俸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疏辭令兼二俸居頃之言臣出入中外幾四十年陜西最久竊見甘肅一鎭自蘭州渡河所轄諸衞綿亘二千餘里虜夾南北一綫之路通其中肅州嘉峪關外夷羌雜處寇敓無時自昔難守今事勢又有異者亦卜剌阿爾禿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番聯合窺我莊凉犯我洮

河境矣西域土魯番縱惡數世先獨殘破哈密後則
沙邊王子莊等處赤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殘遂敢
稱兵扣關犯我肅州困我甘鎮矣今行伍空虛士卒
疲憊戰守之具徒支目前先事預防俯可後者臣惟
河西糧儲匱乏士馬不振內地所派不足外供間仰
朝廷給發內帑其境內佈種不廣別無芻草致不過糴
所在之粟入所在之倉而已所司往往散置衛所軍
餘令其市買責限併督穀價騰踊日異乃殊衆口嗷
嗷怨聲載道矣夫積處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糴
買既難則召商最爲便法宜自今開中鹽引請令商

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留以備豐歲折放亦嘗
名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衆至欲
以所在之粟入所在之倉非廣興屯種不可而廣興
屯種又宜先補屯丁夫先朝屯政修舉之時正軍充
伍餘丁種屯牛具種子都爲官物屯軍老懲退選者
隨以田入官法至嚴也今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
無力種者屯地多侵沒將領豪右之家甚貧丁以田
假人田隔遠磽瘠無人假者出身傭僱終歲賠糧而
不足管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充報屯丁參兩
朋合謂之擡糧屯事至此邊困尚忍言哉宜令清軍

官核實軍選健丁户加軍餘一人户大族衆者二人與俱詣邊使其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爲家生理相依逃亡自少不則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名關隴民開墾三稔以後乃徵其賦凡有徭役一切復之則利可資身人爭向募矣至於春種秋穫令其約日並作大發士卒爲之守望寇至舉烽收保迨夫隴畝連雲禾稼蔽野則虜馬亦不能盡踐虜退吾倉廩也上善之下其議西邊居久之給事中陸粲復請脩築三鎮邊牆如一清指上命文武大臣各一人相度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一清復上疏言臣先朝

備員陝西跋涉崎嶇身經塞下目見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西至黄河邊横城堡一帶四百餘里黄沙亘天野草彌望雖舊有邊牆削狹不足障虜虜衆入數十處長驅二日可至固原西人耕作之外畜牧爲業固平秦鞏西邠鳳隴閒每一虜至田不得耕畜不得牧臣伏思制虜之道來當有以限之去當有以守之因請高厚邊牆深濶濠塹方會吏興築約起横城四十餘里爲劉瑾所沮其事竟寢夫凡民難與慮始人臣艱於任事今修築邊牆臣竊聞户部言臣與同朝士大夫皆議措費然計欲築邊牆當得費太倉儲三

四十萬今向者臣志得遂其時所費亡過二三十萬而已而人民習耕牧之安官軍省征戍之若朝廷歲給發之今屯田之收數萬鹽池之課倍增今試論正德以來二十年間則發太倉儲幾何矣領太僕馬價幾何矣若及今不爲將來有變其費行倍近歲議臣屢圖脩復一謂套中有虜版築難興一謂腹裏無收丁夫難役卒以不果大要在外巡撫之臣計日而望內遷在內鄉佐之臣習安而憚外勞任事之人誠難其任臣以爲必得視國如家者乃可當幹濟年力精强者乃可勝跋涉器度紆宏者乃可討悠遠資淺則

稍優其秩才充則加重其權相度措置續臣故俻牆塹以漸而東二月興工以五月止八月興工以十月止大虜在套則暫止順時及勢與之消息勿併工於旬月圖水佚於方來傕募邊人習供春鍤之役熟聞虜賊之警者使之受直贍家遊擊將軍日一游徼其閒並出兵車數百列輛成營住宿丁夫緩急可以斂守歲修百里三歲可畢歲修百五十里二歲可畢五年爲期大工可就矣陜西三鎮中原門户也三鎮安然後陜西安陜西安而後中原安臣自思念始發議今二十年過矣舊人凋喪故寨磨滅承委大臣竊恐

不得其要領故敢爲陛下陳之書奏上深納其言使
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往董然久亦竟止先是張璁桂
萼以議大禮進爲廷臣所切齒既附一淸語聞上璁
萼遂得驟躐華要一淸爲相蓋璁萼推輓之力璁既
攻去費宏意一淸必援已而一淸乃請起謝遷心固
銜之久之上亦命璁爲相上以一淸老臣優禮殊在
璁上小人復從閒搆一淸將謀去璁璁内不能下會
錦衣衛指揮僉事聶能遷者故附璁議禮禮成不調
因怨璁論其私庇故人指揮浩浩失賊不問事下内
閣璁欲置能遷死地一淸擬旨謫戍而已因搆陷一

清别訴上詆毀之一清謝病求去上言所以上優詔留焉八年立春日長星出白氣亘天元旦大風晝晦上以災異數見問一清條畫消弭急務一清具對伏見皇上嗣位以來四方上災異警厲引咎一念誠敬宜可上格而尚爾洊見漢臣所謂天心仁愛人君也臣竊謂此皆陰盛陽衰民窮盜起夷狄猾夏之兆又伏而思之無如戒飭百官和衷共濟毋持異說以揚已勿務苛切以病人而皇上尤宜嚴忠良邪正之辨攬威福予奪之柄臣主同心專一愛養民力護持元氣因條奏四事上嘉納焉璁與一清同相意在振厲

而一清意在安靜論事固時相左即一清災異之對
若爲璁發者璁稱病求退上固留之而其時桂萼亦
爲相給事中孫應奎因條論一清璁萼人品請上爲
去留之斷上令璁協恭萼洗飭舊質惟以一清高年
博學練達政體遣鴻臚寺諭留令其展誠匡輔以副
委任之重一清復請老求去言臣歷事三朝今年七
十六歲拜官五十八年致仕之期過古大夫同時縉
紳多淪家土門生舊戚効臣殆盡臣尚偃然班行多
露之譏誠所不免臣素性疎直難諧俗好今持論者
尚紛更臣勸以安靜行法者尚刻削臣矯以寬平變

法臣謂不如守生事臣謂不如靜用人則謂才難當
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凡此跡類平通而公是公非
未嘗敢撓因事納忠有懷必盡獨陛下知耳君臣之
閒恩猶父子惟陛下矜臣愚不錄臣罪憫臣老且恤
臣私上曰卿謀身可矣未見所以忠朕者豈愛身勝
愛朕耶一清惶恐出視事頃之給事中王準陸粲劾
璁萼忮很專恣干權納賄狀上大怒令璁萼還吏削
萼散官併下準粲法司讁之曰何今乃言遂下璁萼
罪示廷臣大逐其黨與治所通賄私人璁萼行公卿
縉紳無祖餞者一日上念璁問一清璁可留乎一清

對曰陛下誠念璁待其返舍更行名起之今諭示方
新詹事霍韜攘臂曰始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桂
去且及我因亦列上一清賄狀上心動立名璁萼相
如故一清求去不許而上所命治璁萼私人法司尚
逮繫霍韜曰萼今還相矣再上疏劾一清益急上怒
使一清自劾一清上疏曰臣猥以衰鈍之資仰承天
眷解職邊陲徵叨密勿委任優崇前世無比老謬負
恩不自矜持交際之間稍存形跡人言有狀國憲何
辭聖明不即顯戮恕臣自劾仁同天地慈擬父母伏
惟寬斧鑕誅賜臣未死年許之賜金幣予傳歸上以

優禮大臣古人君道大臣蒙優則不宜輕自點故其
進退璁一清倏忽如此其明年坐受故安定伯張容
金錢爲其兄太監永墓誌削籍家居久之疽發背卒
先是永用一清計去劉瑾一清數言永才而永亦才
一清於武宗得入内閣以故一淸爲永志墓永有家
人繼宗容責治之繼宗告容辭及一清因坐獲罪而
一清悒悒死一清淵達通敏所摹畫朝事與其自計
險度無爽將人目爲智囊愛樂士大夫與共功名朝
聞夕薦故吏門生滿天下一再帥陜麾下自偏裨起
爲大將列侯者累累亦不絶其饋謝然有所入即擲

通貴勢周遺交故立散之雖坐交際廢士知一淸非
貪也卒前數日爲疏自白身被汚衊死不瞑目上聞
而憐之十二年以恩詔復官二十七年賜謚文襄贈
太保
郎曰世言楊公以故相再行邊道洛陽謁故少師劉
健健出揖曰君不能甘澹泊爲時所餌令異日王上
輕吾輩自君始咄咄入第使其子弟延款之此自劉
洛陽前輩風第出將入相裴晉公有之矣宋家宰臣
恒出爲使相顧國家亟才士大夫能應國家之亟否
耳若夫内閣傾軋之地不早引退至以賄蒙其身恐

於智囊未也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嘉靖三

張孚敬 附以大禮貴者七人 黃宗明

黃綰 霍韜 方獻夫

桂萼 席書 夏言

熊浹

張孚敬永嘉人也故名璁字秉用及其爲相避世宗諱請改世宗賜之名字茂恭張璁秀偉美鬚髯產不能中人恢廓從性動止若大豪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五禮七試春官不利將爲吏部選人御史蕭鳴鳳得孚敬干支而異之屈指曰從此而三載當成進士

成進士郎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內於世無比而又有王御史善相人奇乎敬相助之資斧使南還乎敬乃强歸及成進士年四十七矣其爲進士値世宗以興世子入嗣位相楊廷和等與禮官皆謂迎世宗本以繼孝宗當稱獻皇帝爲皇叔興獻大王議上再三不下璁私嘆曰非禮也不宜後孝宗因疏言皇上繼統非繼嗣以承武宗則兄弟之倫也以承孝宗則不及孝宗孝宗無養育之恩未嘗委命焉繼孝宗者自有武宗皇帝皇上不得爲孝宗後宜爲興獻王廟京師不絕父母也世宗覽而悅之第其言位卑寡且逼

群臣議未有所發及將太后止通旬日帝涕泣欲辭
皇帝璁則再進大禮或問一篇帝乃加稱獻皇帝爲
興獻帝將太后爲興國太后而迎太后入既入太后
問帝誰起此議者世宗曰張璁太后大悅諸大臣皆
惡璁起此言也會當選官吏部授之南京刑部主事
以遠之與璁同指者知縣桂萼當遷亦同授南京當
是時帝復下詔加本生二字而稱獻皇帝本生父興
獻帝太后本生母興國太后矣璁猶曰非禮也不宜
後孝宗萼乃本璁意上疏請爲獻皇帝廟大內帝喜
下禮官議群臣諍不從復加皇一字稱獻皇帝爲本

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而
璁等曰非禮也不宜後孝宗萼上疏時帝不勝群臣
沸騰之口趣召璁萼京師群臣劾璁口積數奏璁且
行且上疏曰是禮也在考不考不在皇不皇不亟去
本生二字雖稱獻皇帝皇考不殊叔矣璁至益躬翔
高論請上親御便殿集内閣禮官臣得而折之帝遂
擢超授璁萼翰林學士凡諫阻者皆被切責竟考獻
皇帝册太后而皇伯考孝宗也當是時舉朝諸臣伏
闕爭者有杖有戍有貶語具獻皇記蓋聚訟四年詔
令三更而後乃定是爲嘉靖三年始璁初獻議大禮

時獨身見之耳其後朝士盡以璁爲迎合小人離間宮闈唾憤排擊有如讐敵卽有稍是璁說者亦嫌干進逡巡不决依和其繼璁進說者則有都御史席書兵部主事霍韜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主事黃宗明諸人而璁與桂蕚爲之首然書獻夫之論皆私屬草而已蕚之上疏也輒引爲助韜不勝朝論請病歸綰宗明皆微見上意附同璁指未有如璁先見獨言者卽桂蕚與璁發端亦未有能璁之意氣適邁言議全涌者也明年進詹事府詹事兼學士璁爲人倜儻明邁其氣魄聲力足以副之忮懻

憑凌多所害傷以自見知於上益鴟張外爲廉治無如也爲翰林學士翰林諸公尚以璁繇中旨若傳奉然者不齒類之費宏在內閣亦不及以事璁上疏攻宏上不問璁請病歸且陛辭上使止焉即以爲兵部右侍郎給事中杜桐等言璁新進險躁吏部尚書廖紀迎伺上意引參兵事保祿不忠上責桐慢命排陷忠良亡何轉左攻宏益急凡四五攻不勝又請乞休上優容之敎以脩職恊恭是爲嘉靖五年其明年宏竟去位上命璁纂集所議爲禮書稱璁良哲正直之士其年當考察京朝官科道尚狎視璁置之拾遺之

列璁復上疏乞休上又慰留之科道官言璁新進邪險恃寵無忌凌轢朝紳中傷善類者數矣璁自以不得於衆多之口益思摧抑朝士破散之以立威顧于有路也武定侯郭勛者貪縱不學亦以依附大禮恣睢公卿閒有山西人張寅即妖人李福達也以方往來勛家其仇薛良首告之巡按御史馬錄錄捕寅急寅求勛書爲解錄發奏其書科道官交劾勛勛懼賂左右爲飛語上命移訊之午門凡一再訊獄語改上怒切責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命械繫錄詔獄掠治頤壽等更議出寅不及錄罪上益怒幷逮頤壽等時桂

萼爲禮部左侍郎方獻夫爲少詹事上使璁署都察院萼署刑部獻夫署大理寺雜治之萼搜録篋得大學士賈詠及都御史張仲賢等他私書以奏上責詠致仕逮鞫仲賢而置勛不問璁萼切齒廷臣異已凡與寅獄有干涉者皆請繫治之上悉從其奏璁萼上言臣等奉詔鞫獄張寅故工部匠也僑居徐溝嘗出息於薛良良負欲殺之因妄以福達指寅前後情詞驗問乖離良計窮密囑寅怨家儀等爲證儀懼罪吐實良坐發爲民口外巳獄成矣會寅子大仁客京師不聞家事抵侯勛求救御史録録故怨勛欲乘勛過

書中以危法因傳會薛良本謀使寅怨家韓良相謠
成之故爲謾辭惑亂朝聽而一時奸黨如給事中常
泰劉琦員外郎劉仕輩搖筆鼓吻甘心勛寅者籍籍
起以天之道陛下之仁明臣敢不悉心究之於是誣
奏坐薛良絞罪錄戍極邊中外聽獄官自顧壽等以
下論戍爲民罷職凡四十餘人上悅名璁萼獻夫勞
諭文華殿賜二品服色金帶銀幣命吏部給三代誥
命璁一議大禮再議大獄於是群臣乃不敢復言璁
也亡何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又念諸御
史縱非璁莫能制復命不妨內閣纂脩兼掌院如故

璁自成進士至入内閣七年耳京師爲之語曰張相君人揶揄七年進士遂乘車是時與璁同相者楊一清帝優禮一清在璁上而心内親璁諭璁朕與卿帖恐洩雖不甚楷正皆手書恐封識莫左驗賜卿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璁一再上疏大意欲革貪風以隆治道上手詔褒荅璁請上諸司事務臣當與聞者止議公朝不得至所舍臣得捕候門投謁者家中子弟不遵訓教令有司重繩之上復褒荅焉後一日召諭文華殿曰卿率家用嚴持身用正朕特賜勅奬感化百僚以成嘉靖之治卿其懋之璁頓首

謝上所密問璁月十數時時稱其別號若字璁亦念以書生片言當主數年取相思大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奉公法報上也世宗皇帝之革鎮守內官裁皇親官爵莊田其說皆自璁發之璁言臣一歲有餘所奉御書札諭已二百餘道從古人君總覽萬幾無盛今日宜命官纂次并後來者名曰嘉靖政要從之七年降手勅加少保上饗太廟目數屬璁稱璁貌奇才傑賜御詩詩曰予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珍再賜玉帶蟒衣璁所纂集議禮書成名曰明倫大典進太子少保兼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章聖太后

賜金繒當此之時抳經之士擯斥巳空議禮諸人自詡我輩火發風生推波助瀾無所不至璁雖得相其意望居首一淸承天子所以寵遇璁意不安其上常厚納之顧不能得璁驩朝士附璁者新信一淸而從之者亦衆不能無分黨與璁乃以其故所攻費宏者復攻一淸錦衣衛指揮僉事聶能遷者險滑亡賴多計數武宗末冐功錦衣千户世宗卽位名在汰中璁議禮時能遷故善太監崔文窺見上指疏稱璁等議是上擢能遷指揮領鎭撫事及議禮書成欲盡列其疏不得又不得遷官怨璁與席書旣得志不相念誣

奏書受王守仁賄詞連詹事黄綰及璁且言璁
江都指揮張浩是其私人璁意一淸使能遷爲是
章自明薦浩者一淸也上怒罷浩杖能遷百戍之嶺
南能遷尋瘐死璁因言人主先論相治亂關委任我
國家自太宗皇帝始設內閣至于宣宗專用楊榮楊
溥楊士竒後不復變亦惟三臣自來有聲爾後奸人
鄙夫竊據貪冒多有閑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
不創前非來而復去陰爲後地及其當事不急公家
虛心博議首者一主餘盡唯諾旁一有言陰擠斥之
臣廝命以來請嚴私門杜請託凡臣所爲皆人不便

故鼓動讒舌設計陰排伏乞嚴加宣諭洗改前非毋
懐奸欺君毋設險害正若有怙終請加誅斥上荅曰
輔臣當協恭調贊上德下民副朕倚毗毋相嫉也楊
一清言臣昨者乞休蒙遣鴻臚少卿道中造臣卧内
宣諭聖意臣伏枕叩頭敢不鞠躬繼死仰荅高厚顧
臣年老病侵出處所關猶有不能自盡者敢及未塡
溝壑一陳白之比者張璁疏請宣諭内閣意詆臣也
臣與璁凡事推讓原無嫌隙聖明在上何敢娼嫉比
爲聶能遷所訐奏下時臣嘗恳璁言昔議大禮被衆
忌惡能遷獨深結納不知何繇失歡一旦至此臣未

奉明旨不敢擬置重典事理固然乃璁憾臣崇擬太
寬夫小臣詆毀大臣同列卽納之死是蔽主上聰明
塗天下耳目也臣豈敢哉張浩璁弟也璁欲用爲浙
江都司難於自言向臣才浩臣隨告之兵部而推之
今乃謂臣所薦浩先被委寧波坐事勘治去秋璁署
都察院參守巡官并朝陽降級獨不及浩此情甚著
臣見璁今春以來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桂蕚亦不
敢抗臣勸以恭遜璁口善之而已臣老病之軀處嫌
怨之地惟皇上憐免俾遠怨憎以保餘年上報曰卿
所陳白朕知久矣人君必資老成碩輔朕所倚卿實

爲天下何慮國不如慮身一清惶懼疏謝上固留焉八年御史趙鏜劾奏武定侯勛姦贓不法有狀上怒使一清擬旨治一清言閣臣有善勛者惟上裁上報曰卿爲張璁耳始勛以議禮合璁璁遂不察其平生深所銜顧可慨哉能遷不得其死矣固不可姑息因罷勛典兵及保傅官閒住兵科給事中孫應奎言輔臣佐毗天子參贊政務必忠厚鯁亮純白堅定者乃勝其選大學士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情多尚通私弁故舊可與咨謀難獨任也張璁學博性偏傷于自心猶飭勵功名當抑而用之至于桂萼擅作威福

大私親故沮抑氣節政以賄成上負委任下貽憂
陛下未察耳幸鑒別三臣之實定去留焉上竝令視
事如故已三臣者皆陳謝上復褒留一清諭璁卿性
資剛速宜思濟以協恭諭萼卿質任寬迂可自飭也
頃之禮科給事中王準行人司副岳倫皆疏劾璁引
用私人璁再疏乞休上慰留之工科給事中陸粲言
大學士張璁桂萼兇險之資乖僻之學陛下驟拔小
臣驟至極品恩寵隆異振古未聞乃不思圖報敢罔
上行私專權納賄張璁很愎執拗猶疎且淺桂萼外
寬中深枝忍特甚因歷指萼納王瓊賄薦起之并及

其所引私人贓事上曰朕昔以大禮未明父毋改稱
張璁首倡正議忘身捐命不下鋒鏑閒致人淪潰而
復叙父子散而再完念彼忠功躐擢輔導今頓失前
志專恣負國衆見昭然桂萼猶之言官屢劾朕不敢
私璁今回家致省萼奪散官幷學士職銜回籍致仕
黨類有贓罪者諸司分別區處恩中議公庶兩盡也
孫應奎王準陸粲耳目言官坐觀大臣至此方行舉
劾應奎首言姑恕其罪準粲並法司逮問之然璁功
過原不相掩布示中外臣民亦毋輒乘此挾奏璁也
詹事霍韜上言臣伏見陛下腹心璁萼璁萼自取黜

斥夫復何辭顧今日之事臣不敢不別白言者𠑽任
閣臣萼任吏部事多專主臣嘗戒之雖念知無不爲
然權在衆嫉威福臣下所忌也璁萼對臣惟知朝廷
不顧身家矣臣近聞三臣互隙登門和解勸之以書
冀其同心贊聖不意怨積已久黨植已分是致一清
鼓嗾言官攻擊璁萼濫及善類臣今略述璁萼之過
幸陛下察焉璁萼初議大禮時天下人無不欲殺之
者大臣宿望惟一清若故大學士王鏊輿同耳臣嘗
語璁萼一清素有時名得之再位足以分怨王鏊則
宜表章其所著論風示天下璁萼皆不能用反力攻

詰其過一也一清素有時名足籠海内又善結内臣
内臣安則外臣亦安宮府之閒不生疑變亦其力也
若璁萼則繼弊不容攻擊太過且其遇人素無款曲
接内臣尤甚一清腹心人輒恐之曰張桂且依國初
名額定内臣數額外者盡裁革之矣是致人人自危
皆曰我輩求安必得楊師傅在位其過二也臣嘗語
璁人材可惜先所廢黜今未復者皆宜爲朝廷收拔
璁萼不從致其流落掩棄盡被一清劫誘變易白黑
動揺國是其過三也因指論一清奸贓罪狀乞勅吏
部法司兩核之一清言霍韜以璁萼之去咎訐臣罪

至不容口果如韜言安所逃生顧臣與二臣初甚相驩同事既久雖間異同旋卽如故韜謂二臣攻臣臣度無之謂臣間二臣則有皇上在初聰命下臣與臣鑾相顧錯愕因私語韜過或有可指聰忠豈宜遽棄其時手勑宣示聖意方嚴臣等未敢遽請且令還家改省固知後用有日比聰別臣嗚咽無任蓋終始未嘗失歡韜何所見護云爾也臣見韜高文直氣素加推用但以言多過激時或議之蓋欲引諸和平期其遠大豈意懷忿遂至此極所指奸贓倘有指實甘伏兩觀臣耄且病就木有日願賜骸骨不許居數日上

復念璁遣行人周稱名及之曰卿通博之才貞一之學首建正議贊朕冲人擢居弼亮裨益良多近今還籍避人言耳宜疾速反途勿推勿延璁疏辭不許璁言皇上名臣責輔治也今臣披靡從衆誠恐雖進無益或蹇諤違時又慮欲退無及進退狼狽惟聖明察之帝荅曰卿但秉公持正而已光祿寺少卿史道言帝王論相必眞其人乃可以任才足通萬變力足擔天下含弘廣大不區區爭功名光明洞達不紛紛較短長則其人也陛下即位八年於茲輔導之臣六七矣始莫不親愛終疏遠也大抵志大者或量小才足

斡旋者或心稍懻忮因是不足副陛下求賢圖治之望今楊一清人也臣所謂才足通萬變者張璁人也臣所謂力足擔天下者二臣並被眷留伏願天語丁寧繼今忘私奉公毋拘避嫌跡以仰承千載非常之遇上覽而善之以示一清璁使加思勉皆疏謝於是岳倫王準陸粲謫矣霍韜以璁既復位所下桂萼私人贓罪法司尚行究問又言陸粲劾萼首論其薦起王瓊一事如是則臣亦力薦瓊者言官何獨論萼萼能任怨臣不能也張璁召還明知陸粲誣善矣刑官猶逼搆不已則必逮繫瓊萼面與粲質然後贓罪有

無可定也則亦必逮繫臣與一清臣面與一清質其贓罪也刑官不問一清獨以搆孽惟聖明垂察上恐改刑部尚書周倫南京别令三法司錦衣衛鎮撫詳獄因并下璁所劾一清者於法司使九卿會議罪而復桂蕚職銜致仕如故上諭璁朕惟一清累朝耆舊亦嘗維持大禮與卿璁同心輔政待之不群晚節若是朕今下九卿議罪卿必嫌擬旨其令卿鑾璁言皇上至保全臣臣生死念之念一清向在家居見臣大禮或問極所獎許臣同席書被名勸亟應詔當群議喧騰之日得老成大臣贊與一言所助不少臣與桂

萼荷恩不即誅一清功過亦宜相準況奏出霍韜臣始復任形跡之閒不無嫌謗惟皇上寛處之乃許一清自陳致仕曰以璁故屈法矣而亦名桂萼還九年上有意分祀四郊其言未發都給事中夏言引周禮以請適與上意會其言稱上旨霍韜則又與爭奏詆周禮莽賊書也變亂成法者宜據律定罪貽書讓言大所關訴上詰責韜夏言雖奏朕意動矣是本出朕變亂成法當坐誰莽賊又指誰若云始議之人則實朕也於是加言服俸下韜獄韜從獄中哀祈璁再疏救良久乃出之始上欲分郊時下諭璁數十反璁不

爲是已上欲以太祖並配南北郊以太宗配上帝大祀殿璁又與上異指上諭璁曰朕聞大臣事君有調理之宜卿百沮議配惑危言同邪論前後變志恐非素忠君令臣行夫豈聖教璁謝言繇是大忤璁屢爭論上前十年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其年請易名避御諱上賜名孚敬字茂恭云孚敬以賜金作第京師上出獻皇帝手書恩榮堂裝軸爲泥金御書皇考手澤扁之更賜横豎大書名若字各二并銀幣銀篆永嘉張茂恭印曰爲吾君臣相慶之意它日名召見仁壽宮和御製賦賜名咏和錄上

諭昨見卿奏謙輔臣親愛不𡿨是茲後有入奏可無
時來面相計處以交修厥是時上悅夏言才言忤乎
敬者數會監生祭有所恨於吏部侍郎徐縉摭奏縉
他事下都察院當坐祭誣而太常寺卿彭澤故以議
禮結驩乎敬者欲去縉躐其位僞爲縉手書遺黃白
二金於孚敬以求解外識曰黃精白鍊刺入而捕之
則亡逃矣乎敬以聞上怒爲罷縉而伸祭而吏部果
請以澤代縉上矣時上心屬夏言不允而澤又思所
以陷言也會行人司正薛侃者與澤同鄉於言爲同
年進士侃嘗具一疏言祖宗時留親王一人京師司

香或攝禮儀大駕出則居守俗呼守城王其爲國家
慮至遠正德中逆瑾廢故事盡出封今陛下未有太
子可選親藩中名賢者一人如祖宗舊願以臣言下
廷議侃疏懐之一年未上一日出示澤澤持過孚敬
示之謬曰此夏言代草者今儲貳上所諱言言於上
無解矣壽語侃張少傅甚善君疏君宜亟奏少傅且
從中贊之與之期孚敬先錄侃草爲密疏奏謂出言
手詞連編修歐陽德郎言交結王府有狀中允廖道
南亦云請上且勿下待疏至疏凡二巳侃猶豫澤數
過趣之疏上上大怒命法司會文武大臣科道官逮

侃追究午門當見祖訓何載所云親王何交通主使
者具實聞侃拷掠累日無所承澤微詞挑侃頗指言
都御史汪鋐郎起攘臂加言拍案大罵幾於敺之
侃曰仁卿賣我矣何與公謹疏侃白具仁卿以張少
傅趣侃雖然侃死即愚鬼耳仁卿假我害公謹即死
不奸鬼耶於是給事中孫應奎曹汴揖手敬退避以
狀聞上并下言應奎汴獄仁卿蓋澤字公謹言字也
時武定侯勛已再錄用帝使勛與大學士翟鑾同司
禮監官會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廷鞫侃疏實非
言手帝不直乎敬出言獄中示密疏於群臣勅諭三

法司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謀慮似忠但
朕非宋仁宗暮年比忍言君嗣無期彭澤譎詭搆鬭
致侃詞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輔臣急於攻擊害朕
君臣之義其並發邊遠充軍輔臣孚敬初建大禮朕
不次進之被劾令改不慎不悛朕托乎敬心腹豈止
股肱望之伊傅徒眞恩遇孚敬娼嫉犯科辜朕頼倚
其致仕去夏言指案喧罵有失朝儀念激近災特赦
不治孫應奎曹汴職係言官亦放免之從今大小臣
工宜去私盡忠効協恭之心守不二之訓匡朕不逮
庶不負君恭親永有譽焉 薛侃王德中進士改弟革講書其冀篤行信於諸生

南登第即疏歸養母隨行事王守仁見儒林孚敬既去章聖太后念之既數月上又使行人周文燭勅召已勅促曰朕聞君臣相與自昔爲難卿赤誠輔朕朕腹心是托不意偶感自陷過舉朕退卿避言卿去切軫朕思聖母嗟問亦數夫人誰無過矧君父臣子義法具在朕之弗類必得卿始終之行人文燭至卽兼程星進庶慰聖母至懐朕竚俟焉其明年春孚敬至進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其秋彗星三見孚敬上疏自陳上慰留之已吏科給事中魏良弼言占書有言彗出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奸臣在側孚敬竊弄威福

驕恣專橫實名星異宜勅罷免乎敬奏頃者良弼黜
閘京營薦舉襄城伯全禮等發閣擬票臣見其庸流
居多保語過情請下兵部覆奏實欲黜陟之權上出
天子毋下移臺諫也既兵部會奏臣請奪良弼兩月
俸實欲黜陟之權上出天子毋下移部司也人主行
法於天下臣子守之然後主法尊人臣奉法於天子
不受私臣壞之然後主法信此臣報主本心皇上歸
臣而逐之自非草木敢不思報臣得賜歸而復來自
非草木敢不思改古之王者奉三無私君道也古之
仕者三仕三黜臣道也上懲天戒下察人言今日策

免合自臣始兵科給事申秦鰲劾孚敬强辯飾奸媢嫉愈甚言官論列即文致之失皇上所以宣諭恊恭容賢意抑孚敬票擬聖旨豈容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握權矣有臣如此所以干天拂人臣謂不去孚敬天意尤未回也上覽疏曰鰲言至忠孚敬屢疏何意朕豈不識所謂眞國家待輔臣禮當如此耳其令自陳狀遂復許致仕大學士李時爲請夫役月廩勅書皆不與與之驛是時南京御史馮恩亦以彗星劾孚敬也十二年上復遣鴻臚寺左少卿陳璋召起勅曰卿自中甲第奮志於中靡身爲顧歷居數任持一

不回匡主愛君未或少懈前再召卿適來星異衆曰信君不明使去復來致變甚速朕亦疑之卿歸星芒未見速退應與不應不待筆札矣茲朕三使召卿作速入朝期功名不朽用全君臣之道不則暫來賀朕得嗣之喜亦可慰朕念卿至懷惟卿圖之既至上甚喜諭以殫心任事副倚望之重其冬上且行誅張延齡孚敬諫者數反帝故爲重語欲惕止之孚敬持不已也孚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孚敬獨破之卒捕誅卿至是大同卒殺總兵李瑾上諭

孚敬先者甲申歲五堡逆卒殺都御史文錦朝廷處
太寬今乃無忌當征討之於是孚敬亦主剿宣大總
制都御史劉源清宣府總兵郤永承上及孚敬意出
榜頻及五堡事五堡遺孽謂且追理悉反側不安源
清師次陽和大同守臣及鄉士大夫耆老來見皆請
解甲駐兵單騎撫之巡撫都御史潘倣亦謂兵變已
定不可復激亂與僉事孫允中等捕治叛卒七十餘
致之源清以請旋師源清悉不許屬卒御史蘇祐榜
訊卒妄引前總兵朱振失職怨望實首反謀又多株
連無辜者源清使甲士三百大索城中城中驚亂言

且屠城逆黨夜呼殺千户欽振詣源清自明又不許
亦發憤自殺源清進兵城下大肆殺戮五堡遺孽開
門逆永兵殺遊擊安等數十人出繫獄故將黃鎮等
奉之宗室梭櫶與允中縋城出見力沮用兵源清永
揚言撼朝廷大同欲奉一王子召虜南集金陵者責
允中爲賊游說言城中衣冠悉已從亂因設遊兵遏
王府有司軍民章疏而請益師已兵部檄下招安叛
卒稍稍自首者永復執之叛卒裂招降之旗截其竿
時時開門突戰復勾虜爲助指代府語虜曰以此爲
那顏居而許之金帛虜大敗我兵已我兵殊死戰虜

驅卒爲先鋒多死者所許金帛亦不售虜乃反刃擊叛卒去源清益令穴地灌水百道攻城而上往來念大同甚始悟征討非計諭手敕宣大京師北門也罪宜止首惡源清必欲城破人誅不忠矣卿不可不慮將來毋輕聽其說乃奪源清職代以侍郎張瓚於是大同管糧郎中詹榮主事楚書副總兵梁振持上旨入城示諸軍擒黃鎮等九人斬之亂悉定上乃遣使者齎詔書往彼慕軍給糧守之而是時夏言已爲禮部尚書言大同之變軍士戕殺主帥而已一獄吏治之足矣鎮臣奏報張皇輕動大師致其鼓衆憑城旅

拒朝命要結醜虜侵敗王略任事諸臣又不能定謀審勢宣暢皇靈攻圍四月耗金百餘萬選鋒士馬物故太多不有聖明神武不殺德音一播兇渠受首生靈寧免塗炭也大同久被嚴圍播遷凋喪餘民無幾生理窮蹙兼以功罪未究國法未伸竊恐積疑生變更釀大憂宜特簡忠亮大臣一員令會總制撫按官宣布德威慰安宗室撫定軍民賑賙困窮綜核功罪若有倖功僨事之姦責其糾實以肅國紀臣又惟近者使臣四出召募武勇追呼配抑所在騷然各鎮募軍數必不下萬計資裝月糧耗費不貲勅使既歸行

且盡伍隨散名係虛籍糧出冒支此所謂無事生擾
重貽厲階也今大亂已平請罷名募之令追回詔使
第以其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待增兵士氣百倍疏
入上心嘉之乎敬持不欲行先是者潘倣主撫源清
承乎敬意主勦兩人上疏相詆朝議皆助源清獨禮
部左侍郎黃綰以爲不可吏部尚書汪鋐因劾綰向
爲南京右侍郎時攝部篆許主事鄒守益引疾歸不
俟朝命縱庇屬官敢爲欺蔽乎敬擬旨調綰外任帝
念綰嘗與議禮者寢鋐奏不行鋐意不慊再疏攻綰
帝乃外調綰如乎敬擬綰上章言臣雅與乎敬交厚

近在政府臣屢有規政見謂譏切孚敬夏言兩不相
能臣爲同僚每欲調和其間近者大同之變臣議又
異是以孚敬疑惡於臣臣嘗語孚敬聖明在上宵旰
求理第使二三大臣一德心平好惡弗事險欺則宿
習可回至治可望鋐疑臣指巳甘爲孚敬鷹犬攻擊
臣身乞亟罷臣以避鋐禍疏入上復留綰如故至是
上諭孚敬人皆云卿忌言玆果然也朕惟言之力辯
君事固不多得聞卿與黄綰比舊加善今所善言則
朕不勞政務卿德量益著矣大臣當同心謀國互詆
私嫉君何賴邪卿平而熟思之遂降旨嘉言忠謀罷

募軍還詔使特遣綰往大同如言請孚敬坐是再三引疾乞休帝尋諭之曰想卿無疾或疑朕耳去來進退四三作矣必不終禮待此一疑方獻夫年尚後我今已去必不用我輩別信一等人此二疑或以大同事及不處延齡者以爲不得行其志此三疑大臣輔君安民卿必求去明言何以孚敬奏皇上任臣無啻心贊所數進者以禮臣數獲罪退亦以義豈敢自嫌自疑第臣責任愈久罪過愈大所以求去實自揣無益君上耳夫皇上中天地而立爲綱常之主大禮親自釐正原非臣功恨三五臣者託爲我輩濫叨殊恩

及至當事不能同誠如桂萼者皇上所知不待臣言方獻夫當時具疏不上其志可見今懦弱無立緩急不足倚霍韜昔變詞避去今異論攙事非政體所宜黃綰竊議禮緒餘驟進崇階人多鄙之臣初以其一念偶同不能深察今果見其反覆詭隨夫爲皇上親信而臣等稱爲我輩猶如此它可知巳昔者潞城之變皇上以國體爲念祖宗紀綱法度爲重討賊不疑卒用桂萼之說使夏言勘視不誅作亂之賊反罪討亂之臣是以强梁肆志將士解體玆大同之變皇上亦以國體爲念祖宗紀綱法度爲重討賊不疑卒用

人言復行勘視致御札密語傳布邊荒內帑軍儲齎使叛亂將士殺叛軍者有罪而叛軍屠戮平民全家者俱置勿論法典蕩然矣張廷齡有罪臣敢不承聖意以正國法不得其情則未免傷昭聖太后之心虧損皇上親親之意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自知甚明寧復有益君上乎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知人安民之本也正人邪邪邪人亦邪正黨邪成風忠正淆亂近日二三臣所稱上意者立心操行夫人知之願皇上早辯之而已上復諭乎敬卿宜以大同事忌言耳何執已哉夫討賊無赦法也劉源清

郤永固當誅戕主將者正以祖宗法豈知漏網渠魁
恣殺無罪卿尚爲之稱屈曰必破城爲正夫城破人
誅其又何難無罪何辜又何時完實是鎮以壯京邑
意雖出言先定朕志不論是非必求自遂是臣謀乎
孚敬仍視事是爲嘉靖十三年其年進少師兼太子
太師其明年六月秩滿帝加孚敬忠勤廕一子中書
舍人令兼支大學士俸給誥命塡之以疾請假賜宰
鐏等物召李時面問疾狀因言孚敬專決卿何不爭
時對孚敬性剛臣徐委曲亦時入之上曰昔楊一淸
亦言彼不惜材坐招衆怨塡之手調藥餌齎賜曰至

有剪髮療臣者服後告朕何如乎敬感泣而病益甚
乃許之歸賜勅諭遣行人御醫伴送令有司給歲八
騶月八石俸時存問示優眷焉十五年乎敬表啓問
安優詔答之遣錦衣副千户昂視于家賜之勅復手
勅付昂曰卿還久切朕思昨得奏賀朕躬平吉聖母
康泰淑女曹王二氏朕御之而各有喜已先册封為
端順二嬪又補李氏王氏為敬靖二嬪朕以春三月
奉聖母率后妃恭謁七陵拜皇高祖妣章皇后皇曾
叔祖景皇帝二陵於金山侍聖母御舟還四月飭新
七陵自作幽宮長陵左改小山曰平臺以尊皇祖太

宗嘗御之地示卿知之今使貽問卿疾未痊便已稍可即星夜見朕副切思乎敬歸疾不仁再起皆不能就凡三年卒時上幸承天聞訃深加痛惜賜祭九壇及葬贈太師禮官請所以易名者上親按古謚法以危身奉上特謚曰文忠上之入嗣皇帝也勵精化理澌濯海內觀聽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奮武揆文綱羅才實至於稽古禮典取次釐發一切刷改表章軼往憲來赫然中興多乎敬所翼贊乎敬在下則難為乎其上在上則難為乎其下至其慷慨直任持議必伸雖嚴諭屢及陳詞益切帝久亦重之自乎敬相內

言勢大絀士大夫信志卬首無所忌儼風紀肅清而苞苴路絶其初縉紳之士嫉視如讐追於議禮而非之者十九忌其貴剌之者十九久而是非者半乎敬没人見夫繼乎敬相者而思乎敬又十九矣郎曰傅說以版築之人形諸夢寐有商諸臣俛然而從之者何邪張乎敬以一言遇主至貴幸矣自非奮其褊心借其怒勢尚不能得乎天子而爲相臣也雖然其辯給以肆其才果以厲其守潔以作知臣莫若君使其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豈不赫然名臣哉

外以大禮貴者七人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仕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萼自進士起家三調邑令頗廉潔恤民而好剛使氣多忤上官被都御史知府詟責汚白簡者再三其於張孚敬非素交旣言禮合同貴幸乃相暱爲人險忮行怨怨其尚書吏部逐都御史之見詟者孽而戍知府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酒校爲萼草奏往往精深當上意孚敬聞者覺弗如知而意恨之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爲之構守仁奪世

封當乎敬之入內閣上外禮楊一清而內親乎敬及萼爲同官乎敬與萼同攻一清直欲出其上然萼有建白乎敬又多絀之萼又內憾乎敬三人者鼎而相詆諆雖上亦厭之乎敬還相萼亦被召還然氣黯然不復振復請告歸病羸卒萼精悍狷隘少事吳與弼之門人張方布衣時卽以學術經濟自許旣受上知直躬無顧忌乃志遠才疏所規畫多迂滯不適用然身沒之後其家瀟然士大夫亦多焉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少孤力學登弘治進士改

翰林院庶吉士畢姻南歸養病賜告隱居西樵山正德問赴部授吏部主事遷員外郎王守仁與同官獻夫乃受業爲弟子桂萼爲相嚴講學之禁獻夫獨與諸公會講不輟其仕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襄獻夫在諸公中稍和平然亦難進易退無所猷猷而居家數與郡國競不能爲持謹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生窮村爲貧兒年十九始就小學不一二歲遍通諸經二十七領鄉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二甲第二猶未娶也歸娶後讀

書西樵山中尋亦丁父憂嘉靖初元起爲職方主
事進三劄大禮議起翰所見與張桂合著私論奏
記禮卿而已不上疏也嗣後張桂持益堅上心漸
動乃從張桂後上疏極詆禮官失上覽翰疏至泣
下廷臣執禮益堅翰復歸山中矣張桂旣嚮用上
名起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屢辭
不出曰不敢以議禮得官上命有司促之翰念
生長海瀕遭時遇主慨然有用世志每有大政輒
論疏數千百言多見採納顧以面奏則操南音不
善也兩郊議與翰遵高皇帝祖訓力主合祭世宗

曰議禮自我翰執益堅坐下獄章聖皇太后爲內解翰亦自伏得釋丁母憂服闋起爲吏部右侍郎尋轉左適尚書缺翰視事六月吏治清明積蠹大洗及汪鋐來爲尚書翰勸鋐公忠治官無如往時尚書獨斷也夏言爲禮部尚書素與翰相惡未有以發也嘉靖十五年南禮部尚書缺方廷推翰言禮官風教所繫當擇有品望者往言曰無踰公矣遂請翰爲之翰在南都隨事釐正折服科道官科道官不得揚揚矜詡如曩時侍郎崔銑曰霍公眞禮部尚書也頃之與鄒守益同進聖功圖上怒謂

韜因隱譏訕久之不罪也加太子太保掌詹事府
疏辭有民生不寧縣有司貪濫有司貪濫縣大臣
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溝渠其身狗彘其行者上疑
韜有指下吏部參看吏部言韜無指第上恐也不
宜辭久之皇太子立簡宮僚入爲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卒於官賜葬祭贈太子少保謚文敏韜感
知遇知無不言而率直拗戾論建雖多時宜殊昧
且勤則忤物上久未有太子冊立九嬪張孚敬見
上多後宮請輟早朝慎居起謂韜親已私語之韜
即以孚敬語抗疏言上而與孚敬忤又數與夏言

爭事攻訐如仇順天府尹劉淑相者與韜善上書

發夏言私罪而韜默主之夏言推韜爲南禮部韜不悅會其夏上上陵免

謝韜與學士道南學士呂都御史以平順天府尹淑相游鍾山焉居二月淑相以痛長優昌發憚夙弊請下令嚴禁之禁甚力淑相有所親禎爲關請不得又不還庶長金爲東廠所偵鞫其事有蹤獄成後逮治淑相家僮言有閑人貴完與淑相同官特言夢乎表相善淑嵓毋言叙手自巳遂及言韜逮淑指獄淑相故與韜善言又疑韜主淑相遂言其遊銀山事爲大不敬韜言臣與諸臣遊銀山以免朝故言謂臣大不敬此十惡重辟之條矣臣請言言言爲先內閣費宏請論論文憲犯廟號又宏在日長爲言官所訐言初不叙及律有奏事規避增藏察要情節穢髒請施行者韜臣亦謂言當坐此律言言韜先奏議阻壞郊典臣嘗奏其私書下獄論其爲人頗少正邪深切韜疾韜切齒恨臣後因兩議邊事至兩斥其廷辱以次推韜爲禮部尚書非韜所黨韜於累韜因革事意所不便皆[illegible]

譏訕或稱宣德正統年間失禮或稱楊榮楊士奇壞亂是何有臣韜自非爲楊一清陰害桂萼復百凡自擅乃以謚事一節構臣何情妄也凡大臣謚禮部行吏部劾奏特旨則否宏之得謚是上特旨宋濂彭時並謚文憲不遊廟號也上慫言降韜俸一級而黜淑相爲民張桂去位韜
自慮黨孤力詆楊一清有如巷婦大臣之體失矣
韜家居不與有司稱治生曰人生而君治之不稱
門生於其座主亦不受座主於其門生既舉進士
衣繡而觀政於吏部曰有品有服朝章也貴倨矣
今其僮僕家人毋得尊稱爲官人嘗請職官犯贓
滿貫應死罪者爲真擬以嚴墨吏之誅以復高皇
帝之舊論者謂其酷且迂韜子與順天鄉試不得

雋摘試錄及舉子卷訛謬者并劾考官納賄將上之爲其所善李開先力止不然將爲王文陳循之續也韜居常謂其門人何世守曰夏閣老嚴尚書俱不得其死然湛若水逾耆考滿韜舉其鄉先輩丘濬之言以諷之曰吾廣縉紳勿使臥過嶺臥過嶺言死歸也比喪歸若水舉韜言爲文祭之

黃綰黃孔昭之孫也以孔昭廕嘉靖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以議大禮與張桂合遷南工部員外郎謝病歸未幾起爲光祿寺少卿與修明倫大典尋陞大理卿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大

典成進詹事久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
大同軍亂反側子攘臂鼓煽代王請遣大臣安集
之上命綰往綰撫輯流亡分別善惡悉獲其倡亂
黨與誅之還奏稱旨毋憂服闋即家拜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撫諭安南未行落職閒住綰讀書
紫霄山中歷十寒暑不倦既出授官復謝病歸里
從王守仁湛若水講性命之學一時諸公以台先
輩許之其於國家典故明習通練吏治幹局亦自
聰敏第傾狡避就不專一節其初與張桂同疏已
見舉朝不悅自引去事定乃出力附張桂鋤所憎

忌嘗上書以隱語傾楊一清及夏言用事復附言
而非張孚敬也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甲戌進士宸濠反宗明
爲南武選員外郎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巡上疏諫
武宗幸南都命百官戎服朝宗明約言官面奏旣
兵部尚書喬宇亦不奉詔時論稱之告病歸巳陞
工部員外不起巳補南刑部郎中出爲江西知府
用計擒宸濠遺孽以稱張孚敬大禮之說見擯銓
曹轉福建鹽運使大禮說行陞光祿卿兵部右侍
郎編修楊名言事忤旨宗明疏捄謫福建參政俄

名還為禮部右侍郎莊肅皇后晏駕廷議殺禮宗
明力爭之轉左侍郎卒于位宗明大禮之議以朝
廷比於武職謂太祖定公侯伯承襲之制或弟繼
兄或叔繼姪皆名弟名姪不名為子大禮議定諸
臣多被罪逐宗明應詔陳事復言太祖高皇帝有
言英雄作事焉有深仇當時屈用群策奮死効力
者皆舊日對抵角逐之徒太祖惟不仇對抵角逐
之徒是以坐享成功以有天下陛下臨馭臣子有
君之尊有父之親今日誅斥明日擢用雨露風霆
孰非上恩誰敢懷怨匿忠不自盡者是以宗明雖

與張桂以議禮起人稱其無沈同之跡一時同事驅駕氣勢更相牽率之風

席書熊浹別見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illegible]舉進士知臨清州言警敏能斷文尤長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儁聲舉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諤諤數言事人傳誦之亦數稱上旨最後以請勘滁州賊上益以爲才又復言事又復稱旨上使言勘皇親莊田言請罷還官爲公桑地皇后行親蠶禮焉上方復古禮文更定舊典顧未及親蠶事言復稱上意已請分四

郊益與上意會張孚敬匯於上前不得也上曰吾意先如是而霍韜銳身出爭上至下韜獄言恃有天子在與張霍爲難矣上勅言曰爾居官以來多所建白爲國爲民甚有規裨耕蠶二事朕已具告祖考夫成王有周賢君周公猶拳拳進無逸朕何人斯斯實爾忠賜爾四品服色爾其益勵乃心思盡乃職政事可否天下治忽有一見聞卽宜陳之長益前功以無朕負繇是郊工與造上一委言言亦精心任事凡欄楯磚石之用堅厚高廣之製尺寸具有條理天子益謂言能已爲吏科都給事中廷臣舉言可僉都御史天

子曰言才不止是居頃之以爲翰林院侍讀學士兼都給事中如故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言眉目疎朗美鬚髯大聲音不操楚語每進講上愈目屬之不二年擢禮部尚書言獨倚上不與乎敬方獻夫汪鋐郭勛霍韜等爲比尤牴牾乎敬喧囂相爭其於勛韜水火矣上殊爲不黨心嚮之而縉紳大夫謂言能抗乎敬而持之亦心嚮言也言爲尚書戒其曹屬毋樹交結援它奔走貴人門吏部郎王愼中坐事外謫儀制郎張元孝祠祭郎李遂出餞言劾奏元孝等舍其職事往奉吏部上捕下詔獄外謫之順天

府尹淑相者雅善韜通判完言姻也與淑相惡淑相
有親禎者受人金爲人說事爲東廠所覺捕幷捕及
淑相家僮淑相疑完受言指上書訟完幷訐言私事
言曰是必出霍韜與韜大詬驗問果然上黜淑相爲
民降韜俸一級尉言治事如故言爲尚書爲上立九
廟定大禘禮所條具當上意上欲驟貴之賜之銀印
記一使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郊特加太子太保
尋進加少保加俸一級先後累兼太子太師錫賚御
書繡蟒飛魚麒麟服色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鮮之
類無虛月嘉靖十五年皇子生言入對上取花手簪

言帽有白金文綺之侑賜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言辭上曰進矣卿久宜此此時李時爲首輔年巳老朴誠自將而巳一切禮文事上屬言賞亦稱是又三年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上柱國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言憑寵傲張應接高峻客公謁者磊道傍立俟毋敢進門開數日乃得面門內一揖退客卑視不堪官吏隸胥揚揚如也時人爲之語曰不見費宏不知相大不見夏言不知相尊唯上亦察得之言從上陵行帳失火延燒大學士時武定侯勛帳上所面授言封事亦皆斁言與三臣同謝上責言

自罪胡不專謝上幸視大峪使言草勅居守言進之
上責言建贊郊禮不次進官宜益勵公勤荅恩眷乃
往往慢不恭今繳進先所賜銀印記及累年諭帖言
上疏伏罪因言印記之文出上特獎聖諭諸帖皆宸
翰親灑謨誥比埀自當傳萬方惟是臣一時遭際實
私家子孫百世寶願終賜臣死且不朽上意言有漫
滅更責言惶懼繳進居數日上怒解先是革其勲
階少師以少保兼尚書致仕至是復少傅兼太子少
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如故言疏謝上悅
今盡心輔贊凡事秉公持正亦消衆忿不直副朕簡

任而已言復疏謝臣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衆
忌之矣上不悅復詰責之言疏有刮洗上又以爲不
恭手塗焉居數日上召言日移辰尚未入政府上怒
言恣逸肆以率百僚朕念左右義重寛之耳又二年
九廟災慈壽皇太后崩言久疾臥家上問皇太子爲
皇太后當何服疏對誤復被旨切責令落職致仕羣
臣毋效也居月餘又復之其明年春言考九年滿復
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勳階兼官如故宴賚
有加稱言名德偉望博學宏才令益殫嘉猷用匡不
逮然終不如乎敬尊禮矣言有所論奏條暢森嚴其

文詞沛如也郎亦不敢如乎敬強直上事上玄西苑
以香葉束髮巾皮帛鞋賜言言曰人方瞪目視可更
資其吻上聞怒命言出言曰須上旨上賜言馬行苑
中言腰輿入慈慶慈寧二宮聪聖章聖二太后故所
居宮也上欲爲皇太子立一宮郭勛請改其一爲之
上心不許言與上意合一日上卒問太子宮當何建
言忘前語念工役煩重郎復如勛前請上益怒上作
大享殿使內監忠監視當有勑言不進勑草上復怒
責言面諛背誹革職閒住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甍
雕題廣圍曲池之勝媵侍便辟及聲音人部皆選服

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縉紳意其且復用問遺踵
接而最後漸不名則亦漸稀簡而監司守令間不能
盡酬荅言居恒邑邑不樂遇元正聖壽上表賀稱草
土臣上報聞而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言者翟鑾得罪去代鑾者嵩
嵩最得上意而同事大臣許讚張璧以老病或罷或
徙嵩獨相上微聞其專特再名起言是爲嘉靖二十
四年既陛見盡復其階勳職秩時嵩已爲少傅兼太
子太師矣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始言與嵩同鄉稱
先達既言驟貴嵩乃反自下事言惟恐不當也言則

直門客畜嵩而已而嵩已陰謀擠言奪其位矣言罷
相時嵩盡斥言朝中親黨至是言亦盡斥嵩之人嵩
壘壘心根甚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自攜庖
甚豐不食所日給與嵩對案又不以食嵩始海內恨
嵩信其子世蕃爲横恣快言能奪嵩而制之乃言未
久修郄怨行意益甚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論京山
侯元都督同知炳言擬旨令陳伏皆造言請死有所
進橐炳至長跽而解以是皆與嵩比謀搆言上左右
小璫來謁言奴視之小璫詣嵩嵩執手款款延坐
持黄金密置其袖中小璫以是爭好嵩上時使小璫

夜職言嵩寓直狀言老倦酣就枕嵩故篝燈點簡青詞上所屬言青詞言率以付其客客才多盡所爲草率複進言亦忘前所進草上時時棄言草擲之地左右無報言嵩聞益精專上益愛之又歲餘而河套之事起總督陜西三邊都御史曾銑者功名士也先嘗以御史按遼東定遼陽兵變時論才之銑久自喜負無難天下事至是請驅虜復河套言自度上素許其任即密疏稱銑忠決主之時上亦以爲然然我與虜敵不敢疏下兵部久未敢决覆上疑密問嵩嵩乘間白非計還問言言則不敢主於是下　群臣議時嵩已

揣知上意即公言其不可且言臣備員輔職如此大
事關安危不能先臣正同官臣言他政效勞多猶可
臣獨無分毫補宜顯斥臣上於是大疑言言懼不免
上疏曰臣愚竊謂匈奴不過漢一大縣而已況國家
全盛之時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逐之出套庶可
久靖邊陲故不揆固陋妄擬銑奏陛下好生大德馭
遠弘謀非臣愚淺萬一窺見但臣與嵩數議此事絶
無異言今乃先臣具奏名者自劾意專諉臣所幸軍
旅未興聖諭先布不者臣不知死所矣上責言强君
脅衆詐稱上意必行嵩復疏臣雖與言同典機務具

員而已無論此大事卽尋常政務亦素不與知言欲
顯上指於外而示親厚于銑擬旨許銑出言心手臣
署名而已廷臣皆謂上意必行無不恐懼臣又謬意
上別有諭言耳昨蒙降兵部會疏言獨留三日後出
密奏袖中令臣一閱隨卽寫進並不片言商搉言每
票擬忌臣于預常在直所夜分了之臣愚鄙不敢厠
言班列乞賜罷黜言大懼上言臣位謬前嵩自謂並
受眷知誓同報効不識彼心異臣臣每入直邀嵩再
三多不肯至卽至亦漫無可否乃謂臣不使知臣所
示嵩少也奏未寫就明欲與嵩商搉旣無可否反故

誘臣中臣危禍臣不足惜如國體何上怒削奪言官以尚書致仕然固無意殺之言去而有蜚語流禁中謂言怨望云向不奉藏香葉巾是爲朝廷計非是身家上益怒會先是咸寧侯鸞以總兵官鎭守甘肅貪縱久甚銑向鸞取兵馬防秋不應銑參奏鸞歷數其不法狀有旨逮下詔獄至是上書自理嵩因授鸞意代鸞草謂銑賄言表裏作奸令其子淳先後持金數萬托言婦翁蘇綱致言所妄議開邊前後掩敗冒功謬覬大䄻下錦衣鎭撫法司莫敢爲解者上竟論死銑追逮言途次言於車中聞銑所坐驚墜車曰死矣

吏上書自明謂鸞草出嵩上怒不省也其冬斬言於市流其妻子二千里禁中蜚語或曰嵩所播或曰嵩密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而上意遂决鸞從此厚賂嵩兩人深相結也穆宗初復言官贈文愍于祭葬言妻蘇夫人繼妻也有才色言嬖而畏之以故其父綱交通關節爲姦利言有妾孕七月蘇妬之嫁民間生一子言死蘇氏匿其家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卒病死

郎曰嘉靖中年以後相者夏貴溪嚴分宜兩人貴溪始爲給事赫然見才氣不奔走權貴間至分宜亦拒

挹有文豈不皆君子哉不保其身同及於禍患生以
主寵爲已私物也貴溪峻而漸於不遜分宜卑而淪
於不忠上怒下憤所繇來矣